



# 生死斗争

华西列夫斯卡娅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生 死 斗 爭

華西列夫斯卡婭著

北京師範大學俄文系翻譯組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 生 死 斗 爭

(苏) 华西列夫斯卡娅著  
北京师范大学俄文系翻译组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7 3/8印张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0 定价(4) 0.52元—

## 內 容 提 要

这是苏联著名女作家华西列夫斯卡娅写的一篇具有高度教育意义和艺术水平的有血有肉的中篇小说。

小说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三个波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为了处决一个奸细被反动当局拘捕处死的真实故事，生动地表现出英雄们为正义事业牺牲自己生命的崇高形象，同时也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描写敌我生死斗争的色彩绚丽的图画，也是一首歌颂英雄烈士的慷慨激昂的挽歌。

小说所有的情节和人物都是真实的。

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  
В БОРЬБЕ РОКОВОЙ  
«ЗНАМЯ», №4, 1958

---

Перевела с Польского Эв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

## 主要人物表

符拉吉斯拉夫·希勃聃尔(假名:杜洛維奇;党内代号:楊)

.....波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亨利克·魯特柯夫斯基.....施工,波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符拉吉斯拉夫·克涅夫斯基.....钳工,波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鮑特文.....波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杜拉奇.....辩护律师

尤捷夫·采赫諾夫斯基.....叛徒

斯柯琴斯基.....反动政府检察官

顧明斯基.....反动政府审判长

伊姆布斯.....社会党“罗勃特尼克”报记者



(这本小说中的事情和姓名都是真的。)

夏天。

工厂大门外拥挤着人群，无尽无休地等待着，看工厂需要不需要劳动力。

施饭处外面，一条长长的失业者队伍等待着，门一开就冒出一股烂白菜和发霉的大麦粥的气味。

发放少得可怜的补助金的出纳处前也是一条长龙。根据官方材料，失业人数约二十万，但事实上比这数字要大好多倍。

工厂每周只开工三四天，有时甚至只开工两天。一批批多余的人不断地被赶出工厂大门。他们正在被大批解雇。

首都郊区发着贫困的臭味。教师穿着破鞋到处奔波。小职员在不停地计算着自己微薄的薪金。城外年久失修的房屋在倒塌，那些拥挤不堪和肮脏凌乱的住房里面，灰片从顶棚上直往下掉。

报纸上经常登载着一大串自杀者的名单。贫困的失业者只能在火车轮下、绳索套中、醋精的瓶子里或是院子的深井内找到唯一的出路。

赤身露体、光着脚丫的孩子們在街头巷尾和电影院門口乞討，在面包房門前一站就是几个鐘头，貪饞地用鼻子吸着新鮮面包的香味。

報紙的新聞栏尽是關於偷竊的报导。比如：偷一条面包，偷一个小面包，偷菜攤上一棵白菜。法院新聞里登載着成批的判決。偷一条面包，一块旧头巾，从房主的围墙上拿走一块板子都要被判处監禁。警察踏着沉重的步子在街上踱来踱去，維持秩序。暗探、告密者、便衣警察在人群里鑽出鑽进，仔細地偷听別人談話。

在皇堡中的一些房屋里——在新斯維雅特街<sup>①</sup>的大厦內，在維慈布大街<sup>②</sup>的大厦內——在會議厅摆着鋪上綠色呢絨的长桌后面，在經常起草致外国政府的照会以及跟远方国家的金融巨头进行談判的辦公室的肅穆气氛中，外表上都显出了一派大国气象，衬出它所負的任务和历史作用。

在国家机体的靜脈內流着外国貸款的貧弱而有毒的血液。波兰矿井和企业中的利潤源源流入德国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的腰包。一束束股票不断地充实着許多外国首都的保險柜。国内最大的企业全是外国人所有。波兰的对外政策是在巴黎和倫敦的部长辦公室內預先决定的。

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国家中，却常常正式接待外宾，到处听見大使們的客气辞令，响亮地叫着部长們的头銜，这就使得人們忘記了一切——想到亡国一百多年之后終於又恢复了国

<sup>①</sup> 当时波兰內閣办公的地方就在这条街上。——俄譯者注

<sup>②</sup> 当时波兰的外交部就在这条街上。——俄譯者注



家主权而沾沾自喜。

伯爵和公爵們的后裔在国外代表着波兰，他們的一口无可挑剔的巴黎口音使欧洲各国首都的人士大感惊讶。经过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后，经过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革命巨浪席卷欧洲大陆时期的破坏以后，经过一九二〇年那一次在华沙郊外打退了布尔什维克军队之后，世界又恢复了秩序。象很多世纪以前那样，波兰又重新承担起欧洲屏障和基督教堡垒的使命。它又成了隔开西方和东方的铜墙铁壁，挡住从东方来的危险。除了波兰以外，只有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还能成为世界秩序的支柱。这两个国家的人民被贊科夫和霍尔蒂的铁腕管得服服贴贴。但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并且离开从南到北沿着整个波兰伸展得很长的苏联边境很远。而在那里，离西方比较近的地方，空中仍然刮着那股一九一七年的旋风，叫人头晕目眩。正因为这样，全部重担都落在波兰的肩上。这就说明为什么大批便衣警察混在失业者的队伍中，为什么特务几个钟头、几个钟头地坐在咖啡馆里，竖起耳朵偷听别人的谈话；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要大量使用那种久经考验而又行之有效的武器——派奸细打进内部去破坏。

东边是苏联国境。国内又有着大批失业者，知识分子过着极其可怜的生活，农民们更不能忘记在一九一八年曾经许下给他们土地的诺言，但是这个诺言一直没有实现。通过这个国境渗入了报上称做“东方的瘴气”的东西。革命的国号从邻近的捷克和法国传到波兰。人们都愿意听这些口号。它们就象一粒成熟的种子落在一片洒上了贫困、愤怒和屈辱等肥

料的土地上，很快地滋长起来，結出苦果。

監獄挤滿了人。屠杀大批革命者的枪声不断地响着。为了維持国家的秩序，波兰法庭把八百个人处了死刑。篤信上帝的总统伏采霍夫斯基只是无可奈何地偶尔在赦免申請書上签字。

国外的敌对力量行动起来了。每一次判決，每一次审讯，都遇到强烈的抗議。在法国的報紙上經常发表有关波兰白色恐怖的文章。英国工会的群众大会通过了決議。捷克的議員向国会提出質詢。波兰的外交部长忙着写照会，进行解释，并提出抗議。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干涉波兰的事情。他們計算着波兰監獄的数量，判決案件的宗教，列举文盲、自杀、被处死的人数。也不知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秘密的途径，一些秘密情报透露到外国去了，于是各种文字的報紙就大量刊載着有关波兰白色恐怖的报导文章。

好象波兰政府自己家里的麻煩事还不够多似的。

穿着旧軍团兵士制服沒帶勳章的“老爷爷”、“国家元首”——毕尔苏斯基隱居在苏列尤維克<sup>①</sup>。他一直保持緘默。大概在考虑些什么問題。一定是在考虑什么。他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伟人”。是一个疑問号。同时，还有一些类似社会主义故事的傳說牵涉到他身上。农民代表在議會愈来愈强硬地要求实现为宪法所保障的土地改革。少数民族也騷动起来，向全世界控訴他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付給外国貸款的利息使

① 毕尔苏斯基于一九二三年短期放棄政權，居于苏列尤維克。——俄譯者注

得國庫耗竭。去年的歉收更加深了這些困難。

不應忘記，轟動世界的一九一七年過了還不久，而曾經以革命的紅色風暴威脅波蘭的一九一八年也只是剛剛度過。大規模罷工的浪潮每年都席卷着整個波蘭。一九二三年在克拉科夫街頭殉難的十一位工人的黑色靈柩是全城居民送到墓地去安葬的。一九二四年爆發的總罷工，就象是一團熊熊的烈火。德國人辦的霍爾岑西亞冶金工廠的罷工更足以令人聯想到很多事情。細列茲亞地方的礦工也舉行了罷工。飢餓的礦工的妻子們派出糾察隊，站在通往礦井的路上，不讓丈夫們上工。所有這些都還能對付過去。但最可怕的是在這些事件後面隱藏着的东西：共產主義的宣傳鼓動正在擴大，它煽動着不滿現狀的人，深入到失業者的隊伍中間，甚至滲透到看上去不會得到響應的地方去。而這正是致命的危險。

可是政府不顧國外宣傳所煽起的騷動，照樣在辦自己的事。增加了撥給公開警察和秘密警察的經費。擴建了監獄。對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也作了慎重挑選，並收買奸細加以訓練。

各地軍事法庭迅速地鎮壓着反對現行制度的人。十九歲的工人安格利被處死刑之後，就象是這一判決的反應一樣，暗殺奸細魯恰克的槍聲就又響起來了。兩位年輕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哈依契克和比列亞契克——因暗殺叛徒未成，在多姆布洛夫地方與警察進行了長時間的互射。警察放了毒氣，兩人雖然犧牲了，但他們並沒被活捉到。

聖十字地方<sup>①</sup>的監獄里，在那些中古時代建築的、長了一

层綠霉的墙壁后面，被监禁的人成百地死去。在別里斯克和比特拉沙的临时集中营里，飢餓、流行病和拷打摧毀着那些被怀疑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別洛露西亚农民。監獄不够用。受压迫的人的抗議呼声被一排排的枪声、法庭的判決和資本家关厂歇业大批解雇工人的駭人行为所湮沒。

被压迫者用罢工、示威游行、处决奸細来回答这种种措施。

这是一九二五年夏天的事。

# 1

別木街上那些高大房屋沒經粉刷过的砖墙长年受着风吹雨打、日晒水淋已經发黑。这栋房子整整齐齐嵌着一排排窗戶，就象一座难看的营房。每天一清早，人們就在这里的几个大門口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从頂楼到地窖的每一道楼梯上都响起嘈杂的脚步声。地窖的小窗戶被脏土和灰尘封得連一点亮光也不透。人們从狭窄的杂院里、从无数拐弯抹角的地方走出来，成群結队地急急忙忙往前赶。每人都拿着洋鉄罐、瓶子和一包粗糙的午飯。

留在家里的只是那些在沃里工人区工厂的車間和華沙其他大小工厂里找不到工作无处可去的人。

他們可以晚一些起床，甚至还可以在鉄床上或是扔在屋

---

① 圣十字是山上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所監獄，——俄譯者注

角的草垫上躺上一整天。工厂的汽笛在刺耳地吼叫，把沃里区居民的耳朵都快要震聋了，可是对这些人却毫无意义，因为它既不意味着到了上下班的时间，也不意味着该要午休了。汽笛对他们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没表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它来判断时间。

铁活旋工亨利克·鲁特柯夫斯基和他的邻居钳工符拉吉斯拉夫·克涅夫斯基也都没有地方可去。连奉公守法的公民都找不到工作，更不用说这两个刑满出狱的人了！

有时候，好象在洛姆仁斯基监狱里还比在家里好过一些；特别象亨利克那样，母亲一天到晚都在嘟嘟囔囔抱怨儿子，而父亲又不停地唠叨着，说不信神的人总逃不脱神的惩罚。但是，即使母亲一句责备的话都不说，从早到晚都弯腰在洗衣盆上替人洗衣服，就象符拉吉斯拉夫的母亲克涅夫斯卡娅寡妇一样，日子也不是好过的。

## 2

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暖和的六月的风从维斯拉河吹来，拂动着河边的柳树。右侧绿草丛生的土墙后面，吉塔杰里炮台的红色岩石已变得有些发黑。天和水同样的亮，同样的蓝。沙子被太阳晒得差不多发白。在长着疏疏落落的青草的小丘上有几只在那里吃草的、有胡子的山羊——这是马里蒙特贫民区穷人唯一的财产。

亨利克仰躺着，眯起眼睛看着头上摇摆的柳枝。在阳光

的照耀下，柳枝几乎变成銀色，閃閃发光，符拉吉克嚼着一根小草。

“那怎么样呢？”符拉吉克問道。

亨利克想馬上把一切全說出来，就象昨天人家使他吃惊似的使符拉吉克也吃一惊，同时他又因为直到現在除了他以外还没有人知道这回事而感到高兴。

“把你知道的都說出来吧！我們这样坐着，什么都不干，还得坐到哪一天？”

一小片云遮住了太阳。柳枝上的銀光一下子暗下来了。

亨利克坐了起来，用双手抱住膝盖。

“有任务。你坐过来些。”

符拉吉克把草吐出来，向四面看了一眼。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头山羊在附近的砂崗上抬起有角的头，可笑地摇摆着长胡子。

“已經決定要把采赫諾夫斯基干掉！”

山羊小心翼翼地山崗往下走，一小股沙土从它的蹄下泻下来。山崗后面，有一只小羊在咩咩地叫。

符拉吉克把手指捏得紧紧的。两年監獄生活和三年失业的日子已使他手上的茧皮消失了，他皮肤上由于金屬粉末侵蝕而生的斑点也消失了。

亨利克等着看自己的那句話在朋友身上引起什么反应。但是，符拉吉克面不改色，只是他的深色眼睛的神情变得更銳利，更警惕。亨利克要生气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看到符拉吉克的手指关节发白了，这就是說他在使劲地捏着双手。于是

他又不得不相信符拉吉克和他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亨利克回想起自己在听到这消息时吃惊的情形，不由得产生了一种近乎嫉妒的感觉。问题不在于符拉吉克的年纪比他大一岁，而是在于他是一个沉着稳重的人，当听到最意外的消息时也能毫不吃惊，不动声色。

“就是这个任务？”

“就是这个。”

“我们两个人干？”

“三个人。还有第三个人。”

“你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这几天就会告訴我們的。”

“什么时候动手？”

“愈快愈好。但是時間地点要由我們自己选定。你知道，我們得跟踪他。組織会給我們綫索的，到那时咱們再商量。”

“大概有人保护他吧。”

“我們到那时会看到的。”

亨利克微笑了。

“我們現在沒有工作，这多么好！这样可以有時間对付这个坏蛋。”

“什么时候給我們綫索？”

“就在这几天內。”

柳枝又閃起銀光。天气愈来愈热，沙子也被晒热了。太阳在热得发灰的天空不住地上升，把人热得难以忍受。

“目前就只有这个任务？”

“怎么？你还嫌少？现在应该安心等待指示。目前我們还没有什么事。咱們現在回家去吧？”

“不，再坐一会儿，不过这儿太热了，还是到那边树蔭底下去吧。”

不远，在炮台那边长着几棵树。

“是到那边去嗎？”

他們两人一边拍着土，一边站起来。他們的脚陷在干燥的沙子里，沙子在往下掉时发出近乎金屬的声音。

山羊在枯草上践踏出的几条小路，穿过了古老傾圮的炮台的缺口；有几个缺口是由于砖石被拆去当建筑材料而造成的，有几处却是风霜侵蝕的結果。有几处地方过道口已被泥土填了一半，露出黑糊糊的窟窿。被尘土染黑的带刺灌木丛常常鈎住过路人的脚。

他們到了长着几棵楊树的土墙那边。現在，有着深紅色厚墙的吉塔杰里炮台就矗立在他們与維斯拉河之間。对面，有一个哨兵在向下傾斜的陡峻的高崗上来回走着。从这边看过去，他显得小极了。下面是一片草地，它的鮮綠色在周围的山崗中特別显眼。一条細得刚刚可以看得見的小溪蜿蜒在草地中，滋養着綠油油的嫩草和生气勃勃的黃中帶白的小花。在这片草地上也有山羊在吃草。这些羊在尋覓它們熟悉了的美味时，在編得不太結实的带刺鉄絲网中找到了一个裂口。

虽然这里沒有风，但是在老楊树树蔭下并不觉得热。亨利克又躺在草上。符拉吉克在沉思，看样子，他在仔細地看着自己那双穿得够破的皮靴。他們再不談工作了，就好象沒有



过什么任务，不存在采赫諾夫斯基这个人似的。

亨利克看着对面深色的墙，看着綠色的土崗和下面碧綠的草地，一面懶洋洋地吹起口哨来：

“我們的火車頭，飛奔向前，  
目的地是公社……”

“还是別吹吧。”符拉吉克輕輕地說。

“天呀，就連在這兒也不能……唉，看來你是對的。”

“不錯，是對的，特別是現在。”

哨兵在土崗上停下來了一會兒，好象在觀察他們似的。可是他們離得很遠，所以很可能是這哨兵無心地放慢了腳步。樹葉的影子在小丘上微微地移動。吹來了一陣風，從下面的小溪旁突然送來一股霉爛的東西的臭味。

“你看，這個地方不怎麼好。”

“為什麼不好？”符拉吉克覺得奇怪。

“我也說不上……你聞聞這是什麼味？”

“對了，有點味儿……這味儿不是從小溪就是从吉塔杰里的下水道發出來的。一到下雨前，管子里就發出這股子臭味。”

“你以為那兒有下水道嗎？”

“鬼知道！”

兩個人都不說話了。忽然亨利克跳了起來。

“咱們躲開這兒吧！真是煩透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只是想睡覺。唉，如果對我們說：明天動手，該多好